

时光深处的亚麻花

□高玉霞

小时候，我家在村子的东面有一大片亚麻地，每到五六月份，亚麻开花，高高的茎上擎着小巧的花朵，一小朵一小朵，幽蓝如蝶，煞是好看！

在父亲眼中，亚麻全身都是宝，亚麻籽可以榨油，亚麻茎可以纺丝做衣服。而这一切，都需要父辈们付出数不尽的心血。

亚麻植株在幼苗时非常柔嫩，除草基本都是靠人力。每到放假，父亲就会带我们去亚麻地拔草，躬身在亚麻地，汗水涟涟，父亲一边擦着汗水一边教导我们：“农民最辛苦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只有体验到这种艰辛，才能奋发有为，将来才会有出息！”

等暑伏一到，亚麻花落结籽就到了收割的时节。收亚麻需要连根拔下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“薅”。“薅”亚麻需要点功力，还需要点巧劲。特别是一到下雨天，没有力气，不但薅不下来，还会带下一大坨泥，有泥的亚麻晾干后影响麻的质量，卖不上好价钱。

薅亚麻时，姐姐们的劲儿都比我大，也用得恰到好处，而我呢，不是劲儿用大

了，一屁股陷进泥里，就是劲儿用小了，抓了一把草，最后弄得满脸满屁股都是泥。回家的时候，还正好被班里的淘气包看到，被他好一顿嘲笑，要不是他跑得快，我恨不得“薅”一把亚麻，“抽”得他屁股开花！

亚麻开花时，村里村外全都沉浸在海一样的波涛里，绿盈盈的海浪，摇曳着幽蓝如蝶的花朵，煞是好看！而“薅”完亚麻后，摔亚麻籽的过程就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诗意享受了，更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，让人体验到最原始的农耕生活所带来的爆发力。

清晨，家家户户把捆好的亚麻拉到村中大道上，堆成一小垛一小垛。这时，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，在炎炎烈日下，光着膀子，露出黝黑健壮的胸膛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把一捆亚麻狠狠地摔在一块平整的大青石上。他们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挥动着臂膀，亚麻籽粒如雨下，噼里啪啦，如同摔散了算盘，四处散去，每一粒亚麻籽都黑黝黝，饱满、油亮！

而孩子们这时候会“抓蚰蚰”，做“拂

尘”，乐趣无穷！亚麻垛里，蚰蚰不但多，个头还大，亚麻捆一拆开，它们就无处遁形，我们几个小孩子学着“青蛙”跳，一跳一扑，专心抓蚰蚰，放在蚰蚰罐里，听声音。“做拂尘”就是把摔掉籽粒的亚麻秆儿，用手不停地揉搓，搓到只余如银丝般闪闪发亮的“麻纤维”，再把搓好的“银丝”用麻绳绑在一截高粱秆上，拂尘就做好了。我们拿着它，爬上高高的麦秆垛，扮“观音”，扮“如来”，一顿嬉闹！

那一刻，摔亚麻籽的夏日是“沸腾”的，亚麻摔在大青石上的声音，夹杂着浓郁的乡音，还有孩子们的笑声，更有远方起起伏伏的蛙鸣，交织成了一首激昂的夏日生活曲！

如今，我离开那个小村庄已经二十年了，村子也早已不种亚麻。我想，我也看不到亚麻花了，可它却一直开在我的心上。想起它，我就想起父亲的教诲，想起乡亲们的笑声，想起故乡的月影与蛙鸣！

故乡的那片亚麻花，一直盛开在时光深处，挺立着，摇曳着，让人想起就忍不住泪眼婆娑。

日落故乡远

□石泽丰

办完母亲的丧事，我在村子里逗留了两日。

返程的那天下午，太阳远远地站着，看着我把老屋的门锁上，看着我拖着步履，一步步走到车前。我打开车门、上车、发动引擎、摇下车窗、再看上老屋一眼……这些迟缓的动作，太阳收藏在眼底。它也许知道，这个属于我的故乡，因为父母的不在，从此与我变得疏远起来。故乡把“过客”这个带有伤感和无奈的语词赠送给我，塞进我的背包。

进出村子唯一的马路从我家老屋门前经过，自西向东。与左邻右舍的叔叔和婶婶们打过招呼后，我告别了老屋，车子缓缓地向东行进。后视镜中，夕阳熬红了脸，格外地沉，一点点坠落。车轮滚动，却牵引不住时间之绳，阻止不了日落。

要是在往日，在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母亲定会出门相送。她把一些预先准备好的土特产塞进我车子的后备箱中，然后回到屋里又反复找找，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物品，或是哪些东西是我需要的，她定会拿出来给我。然后站在门口，目送着我们离去。隔壁的二婶告诉过我，无数次，在我离去之时，母亲就默念着我的下一个归期。

记得我每次准备返城时，母亲总是不忘说上那句“有空就回来转转”的话。言词之间，透露出思子心切。特别是我女儿出生后，她更加挂念，总想听到我女儿喊“奶奶好”的声音，这声音仿佛是一剂令她兴奋的开心剂。她说每当听到我女儿的声音，心情格外舒畅，感觉有使不完的劲。

只可惜母亲在城里住不习惯，没住上三五天，她就吵着要回去，回到自己待了几十年的老地方，我只得如她所愿，让她生活在老家，特别是父亲去世后，她成了我放心不下的牵挂。只要有空，我就把女儿带到她身边。母亲见到我女儿，高兴地把她搂在怀里，亲了又亲，随后从桌柜里取出一件崭新的衣服来，打开，让我的女儿试试。现在，这些只能在我记忆深处浮现，令我难过。

母亲不在了，离开前我特意在故乡的山野田地里走上一回，发现一切变得陌生起来，茂盛的野草随风起伏，它已不再是我儿时与玩伴翻身打滚的地毯了；枞乱山上成片的松树，因为患有松材线虫病，去年已全部砍掉，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座山丘。路过际岩公公家门口，如今他也变得老态龙钟，我喊他一声，他也没有回应。

回望老屋，母亲送我离乡的那双眼睛不在了，我的目光之绳因为没有够到那个熟悉的身影而变得无依无靠。我环视四周，视线唯一所缠住的就是照着老屋的那轮夕阳。它快要下山了，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。车子向前，老屋远了，故乡也离我远了。

草木葱茏夏日长

□王国梁

夏季日照充足，雨水充沛，是草木生长的旺季。夏季对于草木来说，就像是繁荣盛世，它们要趁着好时节谱写华章。你去田野里看看啊，草木葱茏，到处绿意流淌。草木们把“绿”这个词，演绎得多姿多彩、层次丰富。深深浅浅、浓浓淡淡、远远近近，到处都是绿。绿得肆意汪洋，绿得密不透风。

夏天的绿不同于春天的绿，草木在春天负责发芽生长，那时候的绿是鲜嫩胆怯的，仿佛在试探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包容更多的绿。到了夏天，阳光充足，雨量增大，天时地利，绿才开始有了气势，甚至放开了手脚，开始扩张版图，绿色便一次次蔓延，直到满世界都被绿色统领。

草木葱茏夏日长，单单用葱茏形容夏日草木还觉得不够，想要把更多的词语都用上，来展现夏日草木的盛况。繁华、葱郁、茂盛、葳蕤……仿佛用尽了所有的词语还展现不出草木的生长状态。草木是夏日最可心的慰藉，给炎夏带来清爽和清凉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夏天没有草木，世界该会怎样？幸亏有草木，幸亏草木葱茏，才会让我们觉得夏日再漫长也值得热爱和珍惜。

置身葱茏的草木中，让自己被绿海淹没。草不是一棵一棵的，而是成片成片的。只要有一处空地，有曾经遗落的草籽，到了夏天便会发展成一片绿地。而且那些环境恶劣的地方，野草也会无孔不入，用绿色点亮荒芜之地。

绿油油的庄稼，开始最重要的生长阶段。春种、夏长、秋收，秋天的收成如何，关键看这一夏的长势。庄稼地绿意正浓，那浓稠的绿色仿佛要滴落下来。庄稼接受着烈日与暴雨的考验，也接受着烈日与暴雨的恩赐。它们生长速度快，你能听到它们在夏日拔节的声音。

因为有绿树浓荫，夏日才不显得那么焦躁。夏日里的树木，一棵棵顶天立地，多了一种沉稳的气质，多了骄傲的神色。它们看到烈日下的人们奔向树荫，总是会善意地扇动满树的绿叶，为人们带来丝丝清凉。

草木葱茏夏日长，看到这遍地草木，满眼葱郁，会让人觉得夏天多了几分可爱呢！

一枚硬币

□王旭全

三岁半那年，王影儿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记忆。

王影儿有个四舅在县邮政局门口搭了一张桌子，代人写书信为生。通常，人们习惯一早出门办事，所以四舅每天上午都很忙，过了晌午，来写信的人就少了，下午四点收摊是常事。收摊之后，四舅就爱到王影儿家里来坐坐，与妹妹王影儿的母亲聊上一阵。

王影儿对那些话题不感兴趣，但四舅的到来对王影儿来说，是欢天喜地的节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四舅每天都要给王影儿三分钱的硬币。王影儿拿上这三分钱，立马就到门口的国营糖果店买糖吃。一般说来，三分钱能买四五颗水果糖。

糖吃腻了的时候，王影儿就到对面的干杂店找任大爷。任大爷脸上全是星星点点的寿斑，戴一顶棉帽子，一条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围裙永远不离身。通常在下午三四点，干杂店没什么生意时，任大爷就将棉帽子压得低低的，遮住眼睛，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打瞌睡。王影儿轻脚轻手地走过去，将一个贰分和一个壹分的硬币递到任大爷面前，说：“任大爷，我要买柿饼。”

任大爷从迷迷糊糊的睡梦里惊醒，定睛一看，是王影儿，这才慢吞吞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从簸箕里挑选出两个较小的柿子，偶尔也会是一大一小，放到王影儿的小手上，说：“影儿，拿好了！回去跟大人说任大爷给的是两个哟。”

干杂店的柿饼随意堆放在一个簸箕里，每一个柿饼的身上沾满了雪白面粉。面粉的作用就是让柿饼之间不粘连在一起。王影儿并不怎么喜欢吃柿饼，主要是对白面粉很迷恋。因为每咬一口柿饼，嘴巴周围和鼻子上都会沾满白面粉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王影儿就会伸出舌头去舔沾在嘴边的那些白面粉，每舔一次，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王影儿特别希望任大爷又继续坐在椅子上打瞌睡，这样一来，王影儿咬一口柿饼，就可以偷偷地将咬过的地方放回簸箕里去重新沾上白面粉，于是乎，整个柿饼又将是雪白一团，就好像还没有吃过一样。

不想吃柿饼和水果糖了，王影儿就要走到街口去买蚕虫和打屁虫。蚕虫是缫丝厂抽丝过后的蚕蛹，打屁虫则是生长在河滩上的一种会飞的虫子，这两种虫子都用油煎炒过，很香。这些零食都是小贩在家里做好，装在一个搪瓷盆子

里摆在街口卖，盆子边放一勺子，以勺子定价定量，直接舀到顾客的手上。

三分零花钱可以买到以上美食，对王影儿来说，是成长中的美好记忆。

通常，四舅走进王影儿家还没坐定，王影儿一只小手就会伸到四舅的跟前。四舅赶忙从中山装下面的大口袋里掏出一个贰分和壹分来，递给王影儿，边掏边在嘴里念叨：“你这个催账的小鬼。”

有天下午，一点刚过，四舅的书信摊儿就收了，王影儿照旧得到一大一小的两枚硬币。离买零食的时间尚早，王影儿将硬币拿在手里玩耍，一不小心，那枚两分硬币被他吞进口中，卡在了气管上，顿时，王影儿面色铁青、呼吸微弱，这可吓坏了母亲和四舅。母亲抱起王影儿一路小跑到了父亲所在的医院。

王影儿被安放在外科室的手术台上，医生正准备用钳子去夹卡在气管上的那枚硬币时，王影儿猛地咳嗽起来，医生发现硬币已被王影儿吞进肚里。医生说，只要进入了胃肠，自然就会排泄出来。

第二天，母亲将王影儿排泄出来的硬币洗净后，珍藏了起来。王影儿从母亲的目光里也好像读懂了这枚硬币的特殊含义，没有吵着拿去买糖吃。